



古典的故事在岔道上渐行渐远，白蛇和情郎的互动越来越奇葩。更可怕的是，御姐蛇妖的胆魄和身手、体贴与包容被悄悄抹除；有些版本的白蛇，幼齿、柔弱，乃至有智障的即视感。

《白蛇传·情》的出现，不啻“拨乱反正”。

电影舀起一瓢从前的原汁原味，辅以新佐料，祛迂腐拘泥。白素贞不屈的韧性是肯定保留的，她的爱情观，则变得更加豁达，更具现代性。

曾小敏的白蛇在开头唱：情已生，心相至。情已深，悔也迟——弄髻描眉对品香茗，落英菲菲巫山云雨。毕竟是爱过的，所以当时只羡鸳鸯，不羡仙姬。

但目睹丈夫的逃避，她未作弃妇之叹，只道：你既已参禅忘情，又来寻我作甚？

待许仙诚恳剖白心迹，素贞释然：为了他，我愿塔里再困千年。

她的性格温柔，又不乏坚毅。她的一举一动，都透着娴丽的风度。她眼神仿佛西湖的水，欢喜时，波光潋滟；嗔怒时，素涛拍岸。

朱红星的小青，又俏又飒。和姐姐一道去金山寺救许仙，她痛斥法海：我呸！人家你情我愿，碍了谁人的眼，关了哪佛的事，逆了哪里的天？！什么佛法慈悲，却是冷血无情！我有天地揭谛剑一双，今尽与你拼一场，看这法法规千行，管得了众生凡心向，缘生缘聚，情未央！

而数落“渣男”时，她忿忿不平，“你有何面目再来见她？！”当场批颊糊涂姐夫，清脆悦耳，引出全片的最大笑点……

王燕飞的法海不像以往版本那般不讨喜。他提醒白蛇跨界婚姻不可行，须趁早斩断孽缘。奈何白蛇情根深种、“执迷不悟”，诱发了其后一系列触犯天条的事件。

文汝清的许仙虽然依旧软骨，依旧挖了雄黄酒的坑，但相比古早“心机 boy”的找抽设定，勉强算个比较无辜的傻白甜了。他买酒，不为试探，纯为过节应个景。末了涕泪横流地大喊“人若无情不如妖，只要有情妖亦人”，点题。

对粤剧的门外汉而言，《白蛇

上图：设计原稿：许仙家。可以看出受明代园林美学的影响。

传·情》的音乐很好听，编排精良（部分内容中西合璧，依稀听到管弦乐），唱段接近通俗流行。该作大胆新谱词曲，尽管受到一些“鹰派”戏迷的批评（损害了梆黄体系，新词新曲不给力，不少唱词与唐涤生、冯志芬、陈冠卿等大家之作相比，差距如鸿沟），但在“拓宽受众，传承、弘扬传统文化”的层面上，功劳不容抹煞。

上映初期，《白蛇传·情》的排片简直稀稀落落，可是，在热心的“自来水”的呼吁下，电影的相关话题炒热起来了，走进影院的年轻观众越来越多。戏曲电影曲高和寡，我们也不便苛责作为营利场所的影院“目光短浅”。不过，我国的第一部电影是《定军山》（1905，谭鑫培主演，京剧），新中国成立后拍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（1954，袁雪芬、范瑞娟主演，越剧），还不足以证明戏曲电影实则潜力无穷吗？

有一个结论我是认同的：《白蛇传·情》守正创新，更像是粤剧元素浓厚的中式音乐剧电影。民族的，才是世界的；《红磨坊》《芝加哥》《爱乐之城》《马戏之王》等片讲好了欧美故事，如今，自《白蛇传·情》重新出发，中国故事的魅力，优美隽永，岂弱于人。

艺术的形态可以与时俱进，而艺术承载的深刻的内涵，却应该是观众无论如何都能够切身体会到的。白蛇问情，情为何物？是冲破人妖之隔、千年道统、礼教大防，对凡尘真、善、美的赞颂，是翻天覆海不枉最初，有你有我雪中送火。此情宛若西湖的涟漪，一圈圈地荡开，这样的妖精，谁不爱呢。□